

2005.12.15-16



荒原情链

(二)

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

白描之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

荒原情链_(二)

白 描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2003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何昌宇

封面设计:任兆祥

技术设计:何 华

·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·

荒原情链(一、二)

白 描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86.575 字数 398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二版 2003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
ISBN7-220-02916-0/I·408 印数:1—5000 册

本套定价:56.80 元

骇地问：“你……怎么啦？”

他不说话，勉强地、很不自然地笑笑。突然，他一步冲向前，把她紧紧地抱住。

是这样意外，她惊惧得浑身打颤，想喊喊不出来。本能使她不顾一切地推他，企图从他的搂抱中挣脱。王仓满不松手，把嘴巴直往她的脸上贴。她扭动脑袋躲避着。她觉得她已喘不上气来，眼前一切都在旋转。她听见王仓满用干燥的声音在耳边一声声急唤：“叫我亲亲，叫我亲亲。”她仍企图挣脱，推他的下巴，掰他的手指头。然而她的力气太小了。他的嘴巴按在了她的脸颊上，一条胳膊死死把她搂住，另一只手向她的衣服里边伸探。她终于叫出声来，像被蛇咬那样尖叫了一声。王仓满愣了一下。她流出了眼泪，不再叫喊，低声苦苦哀求他松手。王仓满收住激烈的动作，在她脸上看了半天，很不情愿然而又无可奈何地慢慢松开手。

她冲出窑，打开院门，奔过街畔，扑进村边一片玉米地里，软沓沓坐在地上，动也不能动了。泪水在她的脸上恣意流淌。

她搬出王仓满的家，住进知青的公窑里。

她不愿意将这件事情张扬出去。搬家的理由，她告诉别人是因为王仓满的两个女儿睡觉不老实，弄得她睡不安稳。

也许王仓满料她不敢吭声，一点也不在乎他曾经做出的事情，在她面前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她恨他，怕他，尽量躲着他。也恨自己太傻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老掉牙的古谚，可是她居然长久以来都把他当成一个可信赖的人。

王仓满照旧给她派些轻松活。她不能拗着不去干。

一天，她在原坡照看秋庄稼。她坐在地头，忽然听见玉米叶子一阵啦啦啦响，她以为是贼偷庄稼，正想喊几声把贼吓跑，却见王仓满从玉米地里闪了出来。她心里一阵恐惧。没容她多想。王

仓满已经蹿到跟前抱住了她，什么也不讲，像猛兽一样，把她往玉米地里拖。
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荒郊野外阒无一人。她不敢喊叫，苦苦地挣扎、哀求。王仓满哪里理会，看来这一回他决不会轻易放手了。眼看她已没有力气反抗，就在此刻，不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：“三焕子，你个死鬼钻在啥地方去啦？”

是本村的三焕子他妈。她正在野外扒猪草，一定是看见了这边这幕情景，才有意嚷叫。

王仓满象被抽了一鞭子，慌忙松开手，一猫腰，钻到玉米地里消失了。

肯定三焕子他妈把这件事情给王仓满婆姨讲了。这天后晌，李茹正在知青窑里掉眼泪，王仓满婆姨闯了进来。这个把李茹当亲姊妹一样对待的女人，气势汹汹，指着李茹破口大骂：“不要脸的骚货，狐狸精，卖x的贱坯子，勾引开我的男人啦！我叫你拉汉子！我叫你拉汉子！”一边骂一边伸手抓李茹的脸。李茹惊慌地抵挡着。隔壁窑里几个知青闻声赶过来。他们不明白什么事情，但见同伴被欺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先把那个撒泼的高大粗壮的女人按倒，然后才问怎么回事。

李茹只哭，不说话。王仓满的婆姨在几个男知青的手下挣扎，嘴里叫骂不止：“她勾引我的男人！妖精，骚货！我要撕她的脸皮！”

几个知青迷茫地看看李茹，又迷茫地相互看看，然后，把王仓满的婆姨连推带搽，轰出了知青院子。

他们回到窑里再次追问情由。李茹哽哽咽咽把前后两次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

“告！妈的，贼胆不小！”知青们激忿难捺，一哇声开了腔。

没等知青们上告，王仓满的婆姨倒先告到了大队。她认定是

李茹勾引她的男人。去跟李茹算账时,又被一帮子知青撂倒在地,这口气她怎么也咽不下。

事情闹大了。

先是大队、公社来人调查,后来县公安局的人也来了。

王仓满的婆姨自讨苦吃,调查结束后,王仓满被抓了起来。

但是,李茹在村里也呆不下去。村子里王姓人多势众,王家门上出了丑事,全家族的人都恨她。她只好改名李娅,被县知青办从北原上的马庄公社远远地迁到南原上的黑峪公社插队。

这只是她的故事的序曲。

李娅新的插队地点,就在黑峪镇子上。

从镇口一条沟拐进去,靠着一条小河的半坡上,有三孔窑洞,附近有一片苹果园。窑洞是早先看守苹果园的人住的,后来苹果园遭虫害,荒芜了,窑洞再没人住。李娅一个人住在边上一孔窑洞里。这条沟叫河沟,是黑峪镇埋死人的地方,从窑洞口望下去,一边是几户农院,一边是公社大院。往上看,沟两边的坡地上,坟包一个挨一个,有些新坟头上还残留着飘零的花圈和纸幡。镇子上有电,但不通河沟这三孔窑洞。一到晚上,李娅早早就关了窑门,不再出去。门外那条黑乎乎的沟,令她心惊胆战。

有关她的传说,随同她一块来到黑峪镇。事实在传说中严重地走了样儿,她成了一个在作风上出了事儿、在原来插队地方混不下去才迫不得已转队的风骚女子。这种传说,使她既成为黑峪镇人们注目的对象,又是众人不大愿意理睬的一个人。孤独和痛苦使她变得沉默寡言。她没有朋友,没有欢乐。她把自己看成一个不过暂存在这里的物件,等待着慈善的命运之神有一天把她召唤到一个新的生活天地里去。

然而她的希望一次次落空。此时招工已经开始，知青走了一个又一个，一拨又一拨，始终没有她的份儿。她宁肯默默地等待，不愿再去求助于任何人。

她天天随社员们出工，队上干部派什么活儿，她就干什么。掏地、背庄稼、拿粪，无论活儿多苦，她不吭一声。苦熬吧，一切总会有个终期。她想。

一次，她从山上往下背高粱秆。一捆高粱秆，竖起来比人还高，背在背上头重脚轻，下山时，不是朝后仰，就是朝前折。她不会捆高粱秆，背绳留得过长，走起路来高粱秆碰碰在地上，脚步就更不稳当。深秋天气，小路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下一个垆坎时，她只防不让高粱秆磕在地上，不小心脚下一滑，一下子折了个跟头，连人带背上的高粱秆，一块滚到旁边一条沟里。

幸亏沟不深，但这一跟头也摔得不轻。她昏昏沉沉躺在沟底，半天爬不起来。她听见头顶有谁惊叫了一声，接着便听到有人顺着坡坎溜下来。是本队青年刘超远。他急急奔到她跟前，先拿掉套在她肩上的背绳，踢开高粱捆，搀扶着她坐起来。见她膝盖被磕破，额上鼓起一个大包，慌忙问她还有哪儿受了伤。她勉强站起来，试了试，还能走路，便摇摇头。他嘘出一口气，让她坐在一个土垆上歇了歇。待她缓过劲儿，他背起她的高粱秆，扶着她绕了一个大弯，从沟底攀上来。

他把她一直护送到她住的窑里，又替她把高粱秆给队上送去。

经历了这件事情，李娅心里非常感激本队这位平时给她印象并不深的小伙子。

刘超远是队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初中毕业生之一，高挑挑个头，人长得挺文气，不爱多讲话，跟不熟悉的人讲几句话就脸红。他

是生产队的出纳，家住在离河沟不远的一个半山坡上。在这件事前，李娅从没跟他说过话，只知道他是大队支书的女婿。即使在他救护李娅之后，她心里感激他，但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。她已经变得不善于同人交往了。

一天，生产队分谷草，刘超远称秤。分到李娅跟前，刘超远说：“放下吧，我一会儿给你背回去。”

李娅说：“不用。”自个把谷草背回住处。

回到窑里，李娅面前不时浮现出刘超远那关切的眼神。她忽然觉得自己有些不近情理，从他救护她的那天直到今天，她连一句感谢话也没有对他讲过。箱子里有一包北京家里寄来的水果糖，她决定找机会把这包水果糖送给刘超远。

机会是在一个下午来临的。当时刘超远正在他家门前一块石头上磨镰头，李娅从跟前路过。她在他身边站住了。

“你能到我窑里去一下吗？”她问。

他眼里有种迷茫的神情，但是点了点头。

不一会儿，刘超远来了。她拿出水果糖，刘超远不接受。她说：“给孩子吃吧。”刘超远说：“我还没有孩子哩。”她说：“那就给你吃。”刘超远说：“这么大的人，还吃啥糖？”说罢，拔脚就要走。

她拦住他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是不是也信了那些传闻，可怜我，又怕我给你带来不好影响？”

刘超远笑笑说：“啥话！我是队干部，对你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你一转来上边就交待过。我是觉得你过于费心思了。”

他接受了那包水果糖。

这一年冬季，生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全队劳力齐上，不分男女，都是包工活。给李娅分的活儿，无论她怎样努力，天黑

前昨都干不完。眼见着别人完工回家，暮霭在山坡上散漫涌起，她的心里便一阵阵焦急。这时她的体力已快耗尽，几乎难以支撑下去了。蓦然，浓浓暮色中，她发现一个高挑挑身影朝她走来，是刘超远。他不声不响帮她干起来。她心里一热，身上也有了劲儿。干完活，两人一块回镇子。他知道她害怕进河沟那条路，一直把她送到窑门口。

每天，他都这样帮助她。她不知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激。两人虽说比以前稔熟多了，彼此间也喜欢拉拉话，但她仍摆脱不掉拘束的感觉。他呢，好像也不愿意谈论自己，特别是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家庭。接触了好长时间，她对他的情况所知甚少。

直到过年的时候，李娅才第一次见到刘超远的妻子。

大年三十，队长派李娅和几个女子挨家挨户贴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的对联。贴到刘超远门上，刘超远走出来，让她们进去坐坐。

进了院子，李娅看见一个歪脖颈、个子很小的女人正往厨房里抱柴禾。她不知这是刘超远的什么人。在窑里坐下，几个女子正和刘超远说笑，那个女人进来了，问她们渴不渴。从几个女子与那女人的谈笑中，李娅听出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身材矮小、脑袋歪扭、近乎半残废的女人，就是刘超远的婆姨。

她感到非常惊讶。

从刘超远家出来，几个女子对她讲起刘超远和他婆姨的事情——刘超远的婆姨生下来就是个歪脖，以后个子又不长，她的父亲、大队支书怕她日后找不到婆家，在她 14 岁时就托人找到刘家门上。刘超远比女的小两岁，那年刚刚 12，小学还没有毕业。虽说还憨着，但对女人也能分出个好赖，高低不同意。可是刘超远的父亲觉得女方家底子厚，能和书记攀上亲，脸面上有光，保不

准还能沾上啥便宜，便作主把这门亲事定下来。刘超远 18 岁那年，双方家长硬逼着他和歪脖姑娘结了婚。女人不能上山劳动，结婚几年，也没有生下娃娃。刘超远除了自认倒霉，一点法儿也没有。

几个女子对刘超远抱有明显的同情态度。李娅听罢这番叙述，也为刘超远深深感慨起来。

李娅是个不易动感情的人，起码今天，她给我的印象如此。但时过境迁若干年，当她向我谈起刘超远对她的关切及刘超远的不幸婚配时，我看她依然深深地感激和同情这个命运不济的小伙子。她丝毫不想避讳这一点，尽管后来的一切事端均由此而生。她动情地回忆着往事，语调低缓轻慢，眼睛里闪烁着星星亮光。

我访问那些熟悉李娅过去生活的人们，他们说李娅在黑峪镇跟谁也不来往，后来见她跟刘超远接触渐渐多起来，心里生出疑惑，但都知道刘超远老实本份，料定不会发生丢人现眼的事情，谁知……说到这里，有人便摇头叹气。让我奇怪的是，这些人了解的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几乎没人能说清楚这中间的详情。事情在他们眼里很简单——不过是千古以来男男女女那种苟且之事。可是，当我追踪着李娅的感情脉络深入了解下去的时候，我发现，这里边有许多深挚真诚的东西。

开春以后，又有单位在农村招工。李娅忐忑不安地等待着，看这一次有没有她的份儿。

刘超远知道她想出去，给她想了一个办法——去公社找北京知青带队干部老宋。

“你去给老宋说说，让他推荐你。这种事，北京带队干部是要参与意见的。”

李娅没有去找老宋。说不清为什么，她有点反感那个长着一张小白脸的男人。即便不反感，她也不愿意求情于任何人。既然地方上的干部了解她在马庄公社那档子事，她来黑峪镇后又不惜气力地在队里劳动，那么这次招工轮也该轮到她了。想归这么想，她仍然不免有些担心。她知道在这么一个偏远小地方，什么事都是掌权的说了算，自己的命运是在别人手里捏着。

刘超远同样为她担心。一天，她正在队上切洋芋籽，他来到她身边，说：“大队马上就要定人了。”

她问会定谁，他说不知道。

刘超远在她身边蹲下来，拾起两个洋芋，拿在手里看了看，又扔在地上，说：“要不，我去给我丈人说说。”

“起作用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跟我丈人不太来往，他可能对我有意见，不过这件事情，兴许他能给点面子。”

当晚，刘超远来到她的窑里。一看他的脸色，她便知道事情没有办成。

“不行，人定了。”他沮丧地说。

“定的谁？”她问。

“二队一个北京知青，还有三队一个当地回乡青年。”他有点耿耿不平，“三队那个回乡青年，给我丈人提了二斤点心、一条卷烟，我丈人就把名额给他了。”

她不说话，呆呆地看着窑壁。他想安慰她，又似乎很难找到适当的话，闷闷不乐地坐了会儿，走了。

这次没有走成，对李娅情绪影响很大。她实在不愿意再在这个地方呆下去，不愿意清白无辜地背着一个不干不净的名声，再去忍受别人看她时那种奇怪的眼光。沉重的体力劳动，恶劣的生

活条件,对于她倒是次要的,只要有希望在心里支撑,她什么苦都能吃。怕只怕失去了希望。

夏天,又招了一次工,还是没有她。

这一次使她对刘超远曾经讲过的那句话怀疑起来——这里的干部,是不是真的清楚她转队的真实原因?他们了解的情况,会不会像风传的那样,她是在马庄犯了作风错误才被转送到这里?也许上边有关方面可能给这里的干部交代过事情的原委,但也有可能,这里的干部谁也不信,把那一切不过看成一种托词。人们对男女间的事情最敏感,最能驰骋丰富的想象力。如果是这样,她有口也难为自己辩解了,而干部们,有谁愿意落下话柄去为一个“作风不好”的女人的前途着想?

想到这层,她不寒而栗。她绝望了,精神一下子垮下来。

一连两天,她没有出工。

晚上,刘超远来看她。他和他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。他心地善良,和她谈得来,什么事情都替她着想,常常帮她干这干那。他知道她心情不好,给她拿来两个白馍馍,还有厚厚一本书。书已被撕得无头无尾,书角翻卷起来,纸张脏乎乎的。

“是《林海雪原》。”他告诉她,“很好看,我在过去一个同学家专门给你借的,闷得慌了看一看,换换心情。”

《林海雪原》李娅早在上小学高年级时就读过,这是一本她很熟悉的书。她见刘超远如此为她着想,心里不由涌起一股热流。

他看她脸色黄黄的,又说:“这次走不成,还有下次,不要自个跟自个过不去。你一个人生活,身子垮了,就麻烦了。”

李娅知道这是宽心话。她不再相信还有什么机会。不过,她很想在刘超远跟前证实一下她那个推测。

她问刘超远:“你说我来黑峪时,上边把我的事情向这里干部

交代过？”

“交待过。”

“你相信吗？”

“咋不信？”

“别人呢？”

刘超远不言语了，看着她，隔了好大会儿才说：“你咋又想起说这件事情？”

“你先说别的干部信不信？”

刘超远诚实地摇摇头，说不知道。

无需再刨根问底，看来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李娅心里凉透了。

刘超远一再劝慰她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不要把身体弄出毛病来。

刘超远的耽心不是多余的，祸不单行这句话在李娅身上应验了——相隔三天，李娅便上吐下泻，脑袋昏昏沉沉，一阵阵发晕，身子也很难挺起来了。

这病好像不是自个折腾出来的。李娅浑身软瘫地躺在窑里。没有人知道她闹病。这一天刘超远也没有到她这儿来。到了后晌，她愈发难受，恐惧随之像魔影一样钻进她的心里。她勉强支撑起身体，走出窑洞，摇摇晃晃地向镇子上的医院走去。

半道上，本队一个妇女看她那副模样，惊骇地搀扶着她一同来到医院。

检查结果：食物中毒，很可能是蓖麻油。

刘超远闻讯赶到医院。她正挂着吊针。他问她怎么能吃蓖麻油，她摇摇头，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
刘超远问：“你吃的油是哪里来的？”

她强打精神说：队上分的麻籽，她不会榨油，跟老乡兑换了。

她吃的油，是用麻籽换来的。

刘超远追问：“跟谁兑换的？”

她回答：“随子婆姨。”

他拔腿就走。

他先来到李娅窑里，找见油瓶子，闻闻，再用舌头舔舔，舌尖涩麻，没错，是蓖麻油。他气愤地大骂：“黑了心肝，敢这样坑人！”提起油瓶子，就去找随子婆姨。

随子婆姨一口咬定她换给李娅的是麻籽油。刘超远平日不愿与人多说一句话，但对这件事情不能容忍，与随子婆姨大吵了一通，油瓶子被他摔碎在随子家门口。

他气呼呼跑到医院，把事情给李娅叙说了一遍。

“何必呢，”李娅见这位平素腼腆的好心人为她的事激忿难平，心里发热，眼眶发潮，嘴里却说着另一样话，“把人认清就行了，不值得去吵。”

住了一天一夜医院，第二天后晌，李娅回到她的窑里。还有些头晕目眩，心里也苦极了。在炕沿上坐下，环顾寂寞冷清的破窑，心里更生出无限凄楚与悲凉。她不知道以后还会遭遇到什么，不知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她没有勇气，也没有力量再去对付朝她袭来的种种不测。无论是身体，还是精神，都变得非常虚弱。她想哭，想北京的家，想父母。她知道北京的父母也在为她着急，他们不断来信，询问她的情况，盼望她早日从农村拔出脚。然而几个月来，她一封信也没有给家里写过。她无法向亲人谈她的情况。此刻，她却很想给北京家里写信，真实地倾诉她的境遇，她的痛苦，她的思念。她真想一头扑进亲人怀里，痛痛快快大哭一场。

她找出笔和纸，伏在炕栏上写起来。刚写了爸爸妈妈四个字，泪水便涌出来。这一哭便收不住了，直哭得心口一阵阵刺痛。她

扔开笔，把纸揉成一团。不能，不能带着这种情绪给爸爸妈妈写信，他们得知她的境况，说不定会难过成什么样子。

伤心的泪水断线似的在她的脸颊上流淌。

当夜，一阵迅猛的雷声把李娅从迷迷糊糊的梦中惊醒。下暴雨了。她听见风的呼啸和雨点在黄土上、石头上的击打。风在河沟里穿过的声音像野马奔腾，又像一群人在悲哭。惨白的闪电不时把窗纸刺亮，映出破窑里一团团黯淡的影子。雷声不断，远的像铁轮碾过天际，近的像在窑背上炸响，叫人一阵阵发怵。李娅感到恐惧，莫名其妙的恐惧。这种恐惧在她心里不断加重。蓦地，她好像听见窑外有谁扑沓扑沓走动的响声，时轻时重，时断时续。风裹着雨斜淋在窗棂上，窗户纸被打得啪啪作响。她不敢往窗户那儿看，总觉得那儿有人，脚步声就在窗户下边响着。她战战兢兢穿上衣服，想看看窑门关好没有，脚探出去够着了鞋，但又不敢挪动脚步了。她强迫自己定下心。也许是心里犯疑，耳朵听岔了，她给自己壮胆。再屏息静听，扑沓扑沓的声音还在响，而且，隐隐地，她听见仿佛有另一种脚步声自远而近响过来。真的，真有另一个人的脚步声，沉重地踩在地上，一步一步朝她的窑洞走来了。这一回，恐惧更像窑外的暴风雨一般呼啸着袭来，她浑身软瘫，几乎快喘不上气来。在一道刺目的闪电和随之而响的炸雷之后，风声雨声里，自远而近的脚步声在离窑门不远的地方停住，哗啦一声，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她听得太清楚了，说不出的恐惧令她不由得惊叫了一声。

她的叫声无疑惊动了窑外的人。脚步声急促地走向窑门，随即响起了敲门声。她惊恐得缩成一团，一声不敢吭，连企图躲藏的力量也没有了。

敲门声还在继续。一个男人的声音大声询问：“李娅，你咋啦？”

像是刘超远的声音。李娅探了探身子，颤声问：“谁？”

外面回答：“是我，刘超远。”

李娅一下子蹿起来，奔过去开了窑门，急慌慌一把拽进刘超远，赶紧又关上窑门，嘴唇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外边还有一个人！”

刘超远说：“没有呀，就是我在外边。”

李娅惊魂未定，说：“你听！”

扑沓——扑沓——那声音还在响。

刘超远听了听，打开窑门走出去。李娅不知他去干什么，不知所措的当儿，刘超远又回来了。

“是墙根一块牛皮纸在响。”刘超远对她说。

她一下子松弛下来。

直到这时，她才借着闪电的亮光，看见刘超远头发贴在头皮上，脸上挂着水珠子，浑身上下被暴雨浇得透湿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前天我给你背了一捆柴，撂在河沟路边晒着。刚才正睡觉，听见下开暴雨，我怕河沟发水把柴冲走，就把柴背了上来。”刘超远淡淡地说道。

李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。她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，把头俯在他湿漉漉的胸脯上，呜呜的哭起来。

李娅给我讲上边这件事情时，我看见她眼角闪烁着点点泪花。

这是在县招待所的房间里。房间背后，招待所正建锅炉房，打夯机的声音震得窗户玻璃嗡嗡作响，震得人心里一揪一揪的。工队的人大声指挥一辆运砖的手扶拖拉机停靠在什么地点，手扶拖拉机可能没有听从指挥，工队的人用粗鲁的话呵斥。隔壁房间里，不知哪里来的两位客人正在下象棋，啪啪的吃子声和互不服气斗

嘴皮子的声音从敞开的房门飞到楼道,飞到这边房间来。这一切,都使人感到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。

后来发生的事情,李娅这次没有给我讲。在以后的采访中,她也谈得很简单。我知道,她不愿意回首那段给她终生留下巨大阴影的日子。

李娅与刘超远的关系,急速地发展起来。

她和他都已陷入感情的泥沼,难以自拔。他的爱,他的关心,使她感觉到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和温暖,同时又忍受着难以消除的恐惧和不安。她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路子,但是她无法对付自己,无法控制她对他的感情。在这黯淡无望的日子里,既需要人的爱,也需要爱别人。唯有爱,才使她觉得生活有一丝暖意,才不至于痛苦得窒息。这爱不是轻飘飘抛出去的,它含着血,带着泪,连接着她甘愿作出牺牲的献身渴望。她不知道这种爱会有什么结果,冥冥中那种鼓荡着感情的力量,迫使她不容多想地朝前走去。

然而这种爱也是胆怯的,躲躲藏藏的,像一只提心吊胆跑到水潭边饮水的小鹿。刘超远对她的关心照顾比以前更加细腻周到,但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坦然了。他害怕众人眼光的注视,不能不注意影响,不能不保护自己和他心爱的人。虽说结婚多年,他却没有尝到过爱情的滋味,一旦获得爱情,便像一个焦渴的跋涉者俯身于一泓清凉沁脾的泉水狂喻痛饮。他有着说不出的激动,但这种激动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内心,他总是悄悄地来到李娅身边,然后又悄悄地离去。他表面平静,内心却如狂涛翻卷。

这种状况自然不可能持久地维持。刘超远想到了与妻子离婚。

他把他的打算给李娅讲了。